

木炭

37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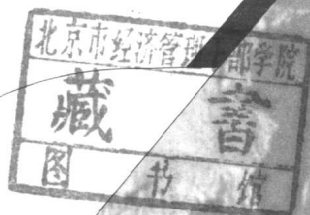
I247.55-51

137

71922

木炭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

37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③⑦

出版行：青海人民出版社（西宁市同仁路10号）

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

印刷：青海省社科院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张：530

字数：8500 千

版次：1998 年 4 月第一版 1998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

书号：ISBN7—225—01488—9/I·342

定价：584.00 元（全 73 册） 每册 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（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）

序 言

《木炭》这个故事，由于在报上连载，和“头发”被改名为“无名发”一样，被改名为《黑灵魂》，这次删订校正，自然也把它改还原名，因为整个故事，都环绕木炭发生，正名之后，可以在一个看来十分普通的书名之下，看到一个诡异莫名的幻想故事，自然是一件极其有趣的事。

这个故事，是卫斯理幻想故事之中，第一个直接承认了灵魂存在的故事。不对灵魂存在的现象作似是而非、根本无法解释的所谓“科学解释”，而直截了当，承认人的生命之中，有灵魂这一部分，这一部分在人的肉体死亡之后，以不可知的方式存在。

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突破，以后，有许多故事，都以此为基础发展，和在这个基础上，用各种不同的设想，构成故事，假设灵魂的存在情形。

自然，到目今为止，一切的设想，还都只是假设，但只要承认了那种异象是事实，探索下去，总有一日，可以真相大白的，这正是书中主角卫斯理一贯的行事原则。

“木炭”的时代背景拉得极长，故事结构宏伟，本人对之十分喜欢。

卫斯理
一九九〇年

又,在这个故事中首次出现的陈长青先生,后来成了卫斯理故事中相当重要的一个人物,一直到他“上山学道”之后,他的屋子还发展出了一个十分奇特的故事。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1 钻石花 | 38 连锁 |
| 2 地底奇人 | 39 愿望猴神 |
| 3 卫斯理与白素 | 40 迷藏 |
| 4 妖火 | 41 天书 |
| 5 真菌之毁灭 | 42 玩具 |
| 6 蓝血人 | 43 寻梦 |
| 7 回归悲剧 | 44 后备 |
| 8 蜂云 | 45 第二种人 |
| 9 奇门 | 46 盗墓 |
| 10 透明光 | 47 搜灵 |
| 11 真空密室之谜 | 48 茫点 |
| 12 沉船 | 49 神仙 |
| 13 地心烘炉 | 50 追龙 |
| 14 地图 | 51 洞天 |
| 15 不死药 | 52 活俑 |
| 16 规律 | 53 犀照 |
| 17 支离人 | 54 命运 |
| 18 贝壳 | 55 异宝 |
| 19 仙境 | 56 天人 |
| 20 访客 | 57 迷路 |
| 21 蛊惑 | 58 血咒 |
| 22 狐变 | 59 海异 |
| 23 老猫 | 60 宝狐 |
| 24 尸变 | 61 灵椅 |
| 25 笔友 | 62 奇缘 |
| 26 大厦 | 63 精怪 |
| 27 古声 | 64 鬼钟 |
| 28 换头记 | 65 妖偶 |
| 29 原子空间 | 66 魔像 |
| 30 红月亮 | 67 亚洲之鹰 |
| 31 鬼子 | 68 异军 |
| 32 新年 | 69 心变 |
| 33 魔磁 | 70 通神 |
| 34 影子 | 71 三千年死人 |
| 35 头发 | 72 泥沼火人 |
| 36 眼睛 | 73 鱼人 |
| 37 木炭 | |

2AD30/59

第一部：木炭一块交换同体积的黄金

故事发生在本世纪二十年代。

报纸上刊出了一段怪广告：“兹有木炭一块出让，价格照前议，有意洽购者，请电二四一二一五二七二四一八。”

我并没有看到这段广告。广告登在报纸上，看到的人自然很多，其中有一个，是我的朋友，这位朋友是幻想小说迷，自己也写点故事，以有头脑的人自居。他在广告登出的第一天就看到了，当天下午，他打了一个电话给我。

当我拿起听筒来时，我听到了一个明显是假装出来的，听来沙哑而神秘的声音：“卫斯理，猜猜我是谁？”

我又好气又好笑：“去你的，除了是你这个王八蛋，还会是谁！？”

电话中的声音回复了正常：“哈哈，你猜不到了吧！我是陈长青！”

我立时道：“真对不起，我刚才所指的王八蛋，就是说你。”

陈长青大声抗议：“你这种把戏瞒不过我！你可以说每一个都是王八蛋，事实上，你绝对未曾猜到是我。第一，我很少打电话给你。第二，以前在电话中，我从来也未曾叫你猜一猜我是谁。第三，刚才我在电话中的声音分明是伪装的，而平时我给人的印象，绝不作伪。从这三点，可以肯定你刚才未曾猜到是我！”

这一番故作缜密推理的话，真听得我无名火起，我对着

电话，大喝一声：“陈长青，有话请说，有屁请放，没有人和你讨论这种无聊的事！”

陈长青被我骂得怔了半晌，才带着委屈的声音：“好了，干吗那么大火气。”他顿了顿，才又道：“你对那段广告的看法怎么样？”

我问道：“什么广告？”

陈长青“啊哈”一声，道：“我发觉你脑筋退化了！这样的一段广告，如果在若干年之前，一定会引起你的注意，而现在，你竟然——”

我不等他讲完，就道：“你干脆说吧，什么广告？”

陈长青笑着：“我不说，考考你的推理本领，给你一点线索：我平时看什么报纸？为什么你竟然会没有看到这段广告，为什么——”

我不等他再“为什么”下去，老实不客气，一下子就放下了电话，不再去理会他，因为我实在没有什么心情，来和他作猜谜游戏。

我估计陈长青可能会立时再打电话来，痛痛快快将他要告诉我的事说出来。是以在放下了电话之后，等了片刻。

可是电话并没有再响起来，我自然也不加理会，自顾自又去整理书籍。当天下午，将不要的书，整理出一大捆来，拎着出了书房，抛在后门口的垃圾桶旁。

这时，已经是将近黄昏时分了，我放下了旧书，才一转身，就看到一辆汽车，向着我直驶了过来。

我住所后面，是一条相当静僻的路，路的一端，是下山的石级，根本无法通车。那辆汽车，以这样高的速度驶过来，

如果不是想撞死我，就一定就是想自杀。

我一看到那车子直冲了过来，大叫了一声，立即一个转身，向侧避了开去。

车子来得极快，我避得虽然及时，但车子在我的身边，贴身擦过，还是将我的外衣钩脱了一大片。

我才一避开，看到车子继续向前冲去，眼看要冲下石级去了，才听得一阵尖锐之极的煞车声，整辆车子，在石级之前，连打了几个转，才停了下来。

刚才我避开去之际，由于匆忙，并未曾看到驾车的是什么人。这时，车子停了下来，我心中充满了怒意，站着，望定了那辆车子。

车子才一停下，车门就打开，一个人，几乎是跌出车子来的。他出了车子之后，仆跌了一下，但立时挺直了身子。只见他不住地喘着气，口和眼，都睁得极大，神情充满了惊恐，面色煞白。由于他的神情是如此惊骇，以致我一时之间，竟认不出他是什么人来。直到他陡地叫了一声：“天！卫斯理！”

他叫了一声，我才认出他就是陈长青！又好气又好笑，向他走了过去：“你干什么？想杀人？还是想自杀？”

我一来到他的身前，他就陡地伸手，抓住了我的手臂。

他抓得我如此之紧，就像是一个将要溺死的人，抓住了一块木板一样。

陈长青这个人，平时虽然有点神经过敏，故作神秘，可是照如今这样的情形来看，却也不像是做作，他一定是遇到了什么极其怪异的事，才会如此惊骇。

一想到这一点，我便原谅了他刚才的横冲直撞：“什么

事？慢慢说！”

事实上，这时我要他快说，他也说不出来，因为他只是不断喘着气，面色煞白，我伸手拍着他的肩头，令他安定。过了好一会，他才缓过气来：“我……刚才干了些什么？”

我扬着被扯脱了一半的上衣：“你看到了？刚才你差一点将我撞死！也差一点自己冲下石阶去跌死！”

陈长青的神情更加骇然，四面看着，他那种紧张的神情，甚至影响了我，连我也不由自主，变得紧张起来。可是街上根本没有人，我也不知道陈长青在紧张些什么。

陈长青仍在喘着气：“我们……我们……进屋子去再说！”

我和他一起回到我的住所，他一直紧握着我的手臂，一直到关上了门，他才松开了我的手，吁了一口气。我先给他倒了一杯酒，他一口将酒喝完，才瞪着我：“那段广告！”

那段广告！我早已将它的电话忘了，也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广告！

我只好说道：“哦，那段广告！”

陈长青自己走过去，又倒了一杯酒，再一口喝干，才抹着嘴：“你难道不觉得这段广告很古怪？”

我摊着手：“真对不起，我很忙，不知道你说的那段广告是怎么回事！”

陈长青瞪大了眼望着我，像是遇见了什么奇怪的事一样。我笑道：“你平时就有点神经过敏，我不能为了你的一个电话，就去翻旧报纸！”

陈长青叫了起来：“不必翻旧报纸，它就登在今天的报

纸上!”

我坐了下来，随手在沙发旁边的几上，拿起今天的报纸来，问道：“好，这广告登在什么地方？”

陈长青在我对面坐了下来：“分类广告的第三页，出让专栏上。”

我翻看报纸，找到了他所说的那一栏。报纸上的分类广告，没有什么人会去详细阅读它，除非有特别目的。陈长青何以会注意到了这一段广告，也很奇怪，因为广告很小，广告的内容是：“兹有木炭一块出让……”

我看了那段广告，皱着眉。的确，广告很怪。“木炭一块出让”。木炭值什么钱，登一天分类广告的钱，可以买好几斤木炭了！根本不值钱的木炭，有什么理由弄到要登报出让？

任何人一看到这段广告，都可以立即想到这段广告的内容，一定另有古怪，绝不是真正有一段木炭要出让。而且，广告上的电话号码，也是开玩笑，长达十二个字。世界上，只怕还没有什么地方的电话号码，是十二位数字的。

我抬起头来：“嗯，是古怪一点。但是再怪，也不至于使你害怕到要自杀！”

陈长青尖声道：“我没有想自杀！”

我道：“可是你刚才这样驾车法——”

陈长青道：“你听我说！”

广告登在报上，看到的人一定很多，每一个看到的人，都会心中觉得奇怪。但也一定止于奇怪而已，事不关己，不会有什么人去采取进一步的行动。

但是看陈长青的情形，他显然不只心中奇怪，一定还做

了些什么。

我道：“你在看到了这段广告之后，做了些什么？”

陈长青道：“首先，木炭没有价值，所以，在这段广告之中，我断定，木炭只不过是某一种物品的代名词。”

我点头。陈长青这时，神态已经渐渐恢复了常态，看到我点头同意他的推论，他更十分高兴：“其次，虽然说这是一段广告，但实际上，只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通知。”

我“嗯”地一声，稍有疑惑之意。陈长青忙道：“你看‘价格照前议’。有一个人，用甲来代表。甲，有一样东西要出卖，已经和买家接过头，但是交易没有完成。过了若干时候，甲又愿意出让了，所以才登了这段广告，目的是想通知曾经和他谈过交易的买家。”

我在他的膝头上用力拍了一下：“了不起，你的推理能力，大有长进！”

陈长青咧着嘴，笑了起来，道：“我觉得十分好奇，想明白‘木炭’究竟代表了什么，所以，我就打电话去问。”

我眨着眼：“等一等，那十二个数字的电话号码，你可以打得通？”

陈长青现出一种狡黠的神情来：“只要稍为动点脑筋，就可以打得通！”

我闷哼了一声，他老毛病又来了，不肯直说！要是他陈长青动了脑筋就可以想出来的事，我想不出来，那好去死了。

我低头看着广告上的电话号码，十二个数字。本地决没有十二个字的电话号码，本地的电话号码，是六个字。那也

就是说，刊出来的电话号码，每两个字，才代表一个字。

将这十二个字分成每两个字一组。我立时发现，每两个数字，都可以用三来除。而且，每两个数用三一除之后，就变成一个数字，结果是得到了六个字的电话号码。

我笑了笑：“不错，每两个数字除三，你得到了电话号码！”

陈长青望着我，好一会，他才道：“你想得比我快，我花了足足一小时。”

我挥着手：“你打电话去，结果怎么样？”

陈长青苦笑了一下：“我——现在十分后悔，真不应该那么多事！我惹了麻烦了！”

我扬了扬眉：“嗯，黑社会的通知？”

陈长青摇头道：“我不能肯定。我推算出了正确的电话号码，心中十分兴奋，就打电话去，电话铃响了很久，才有人来接听，对方是一位老妇人的声音，问我找什么人。我道：‘有木炭出让？我有兴趣！’那妇人停了片刻，在这段时间中，她像是捂住了电话听筒，在和另一个人在商议。然后，她才道：‘价钱你同意了？’”

我盯着陈长青，陈长青又苦笑了一下：“我这时若放下电话，那就好了，可是我却继续下去，因为我觉得十分好玩，我道：‘同意了。’”

我插了一句：“究竟是什么价钱？”

陈长青道：“当时我心中也这样在问自己，是什么价钱？如果知道了是什么价钱，对木炭代表着什么，就可以有一个概念。可以我却不能直接问对方是什么价钱，因为‘价格如

前议’，真正的买家，应该知道价钱。”

我道：“那你可以采取迂回的方法。”

陈长青用力拍了一下沙发的扶手：“我就是采取这个方法，我问道：‘价钱我同意了，但是怎么付款？你们要支票，还是现金？’”

我笑道：“对，这办法可不错。”

陈长青瞪了我一眼，道：“不错！我几乎出了丑！我的话才一出口，那边的老妇人声音就道：‘黄金！同样体积的黄金！’”

我陡地一呆，望着陈长青，陈长青也望着我。我不明白“同样体积的黄金”是什么意思，从陈长青那种神情看来，他和我同样不明白！

我“哼”了一声：“怪事，木炭和黄金，同样用体积来计算，真是天下奇闻！”

陈长青道：“可不是，当时我呆了一呆。一听得这样的价钱，我心中的好奇更甚，几乎不假思索，便道：‘好的，我带黄金来，在什么地方一手交金，一手交货？’，我故意说‘一手交货’，不说‘一手交炭’，是暗示对方，知道木炭只不过是一种掩饰，一定另有所指。那老妇人并没有说什么，只是道：‘老地方！’”

我笑了起来：“你又有麻烦了，老地方，你怎么知道什么地方才是老地方？”

陈长青道：“是啊，我根本不知道‘老地方’是什么地方。还好我应变快，我几乎考虑也不考虑，就道：‘老地方不好，我想换一个地方，在公园的喷水池旁边，今天下午四时，不

见不散。’”

我皱着眉：“陈长青，公园的喷水池旁？你当是和女朋友约会？你要进行一宗交易，这宗交易，充满了神秘的色彩！”

陈长青瞪着眼：“一定要立时给对方一个肯定的建议，使对方不坚持老地方，你还有什么更好的提议？”

我道：“有三千多个比喷水池旁更好的地方，我想对方一定不接受你的提议！”

陈长青一副胜利者的姿态：“你错了！对方一听就道：‘好！’”

我多少有点感到意外，“哦”地一声：“算我错了。你去了？见到那个出让木炭的人吗？”

陈长青点着头，却不出声。

我看了看钟，现在才五点多钟，而陈长青和我已谈了二十分钟，他驾车横冲直撞而来的时候，是四时三刻左右，公园到我住所的途程，是十来分钟，那也就是说，当他脸色煞白，骇然之极，驾车冲过来之际，应该恰好是四点钟的那个约会之后。

再推论下去，结论是：他在这个约会之中，遇到了极不寻常的变故！

我吸了一口气：“那是一次极其可怕的约会？”

陈长青又不由自主喘起气来，连连点着头。我道：“详细说来听听。”

我一面说着，一面离座而起，又倒了一杯酒给他。他捧着酒杯，转动着：“我放下电话，就准备出发。我当然没有黄金，但那并不重要，因为目的想知道对方要出让的究竟是什么。”

么。而且，我想，事情多半和犯罪事件有关，不然，何必这样神秘？所以，也想到了可能会有意外。我驾车前去，将车子就停在离喷水池最近的地方。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将几上的烟灰碟移了一移：“这是喷水池！”然后，他又放下了酒杯：“我将车停在这里，相距大约一百公尺。我到得早，三点五十分就到了，我不下车，在车中，望着喷水池，看着对方是不是已经来了。”

我赞许道：“你的办法很好，如果对方凶神恶煞，你可以立时就逃！”

陈长青叹了一口气：“就算对方不是凶神恶煞，我只要看到对方不容易对付，我也不会贸然下车。可是，可是——”他讲到这里，犹豫了一下：“喷水池旁边人并不多，有几个人，我肯定他们不是我要见的人，就一直等着。等到三点五十八分，我看到了一个老妇人，提着一只方形的布包，向喷水池走去，一面在东张西望。我立即肯定了我要见的就是她！”

我觉得有点好笑：“一个老妇人，你就觉得好欺负，容易对付？”

陈长青摊着手：“别说笑，只是一个老妇人，我当然没有害怕的理由。我立时下了车，向喷水池走过去。当我走过去的时候，那老妇人已经在喷水池的边上坐了下来。我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，走向前去，并且在她的身前走了过去，仔细观察着她。”

我道：“你可以这样做，因为她以为打电话给她的人，一定是上次交易谈不成的那个买家，而不会是一个陌生人，她不会注意你。”

陈长青道：“的确，我在她身边经过之后，她只是望了我一眼，并没有十分留意。而我，却有很好的机会打量她，我愈看她，心中愈奇怪。”

我道：“是一个样子很怪的老巫婆？”

陈长青大声道：“绝不……”

我有点好笑：“不就不，何必那么大声？”

陈长青道：“因为你完全料错了。那老妇人，我看已超过七十岁，穿着黑缎的长衫，同色的外套，戴着一串相当大，但已经发黄了的珠链，满头银发，神态极其安详，有一股说不出的气势。这种气势，绝不是一般暴发户所能有。”

我点着头，道：“你的意思是，这位老妇人，有着极好的出身？”

陈长青道：“一定是，她的衣着、神情，全显示着这一点，我在她的身前经过之后，心中在暗暗对自己说：不应该戏弄这样的一位老太太，还是和她直说了吧！可是我看到她手中的那个包裹，却又疑惑了起来。”

我喝了一口酒：“包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”

陈长青道：“包裹是深紫色的缎子，上面绣着花，虽然已经相当旧，但是还可以一眼就看出，绣工十分精美。这种专门用来包裹东西用的包袱布，在现代化的大城市中，根本已找不到的了！”

我道：“老人家特别怀旧，保留着旧东西，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。”

陈长青道：“当然，但是令我疑惑的，是包裹的体积相当大，足有三十公分见方！”